

慈禧纪实丛书

徐彻 王树卿◎主编

慈禧太后经历的晚清社会
几乎相当于整个中国近代史



慈禧外纪

四

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
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

【英】濮兰德等◎著

她是一个嗜权如命，不是皇帝权赛皇帝的无冕女皇；她是一个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；她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，把中国推向水深火热的铁腕女人。她就是清官太后慈禧。

辽海出版社

◇ 慈禧纪实丛书 ◇

徐 彻 王树卿 ◎主编

慈禧外纪

〔英〕濮兰德 等著

④

辽海出版社



第九章

皇上万寿



余辈于皇帝万寿之日早晨六时，即往太后宫朝贺。先时已有贵族妇女多人，乘坐红轿黄轿数十乘，戾止太后宫门外。预备进观，高级太监身穿绣有双龙之外袍，蹀躞宫内外，招呼种种，状极忙碌。其下级太监所穿之服，则较为朴素，以双龙之袍，仅限于一般之太监。不能统穿，而供张诸事，亦备极劳苦。余辈所用之轿夫，则亦换穿红色号衣，衣上绣有万寿字样，以志庆贺。

余辈穿过供张齐备之大殿多座，然后径抵太后之宫。斯时皇帝已在此出座受贺，宫内外之诸贵妇，咸已先后戾止。跻跻跼跼，洵极一时之盛。皇帝之所以不在自己宫中受贺者，正以故事，贵族妇女不能去天子宫。即逢万寿大典礼，亦不能破此成例。故朝贺之礼，均在太后宫中之行。当余辈戾止时，皇帝方仰卧



炕上，用自休憩。盖满洲风俗，横卧见客，不能谓之失礼。惟太后则于朝见之际，雅不愿作此种傲慢态度。帝则犹未能免俗也。既见予辈至，稍正其躬。公主辈遂趋前叩头致贺，皇帝以和善之笑容报之。予则与之行西礼，一鞠躬而已。

是日皇帝所穿之服，较平日为华丽。其外袍作黄色，束以宝石之带，雅饬无伦。行礼时，皇帝未尝带冠。此按之中国礼俗，实非正轨。以中国皇帝及平民，凡在礼场中，均须一律带冠，以崇体制。今帝之出此，殆以为此非正式之朝贺也耶。帝冠上缀以明珠一大颗，光耀夺目，称大内之至宝。帝平日并不带此珠，惟逢万寿日及他种大礼节时，始戴之。

余辈既与皇帝道贺毕，旋即往太后殿候驾。未几太后即自寝宫中珊珊而出，诸贵妇跪伏于地，向之请圣安，叩言老祖宗吉祥，太后答礼如仪，既即趋予前，出其手与我，予遂与之行西礼，轻举其手指之尖亲之。太后言以外人资格，而获参与天子万寿典礼，予实为首见之一人。甚望予之能用以自娱也。太后又仔细观察我之衣服，及所佩戴之手饰移时。然后回身以观诸贵妇所穿之朝服，是否有失检之处，必亲必详，至为郑重。太后对于此种小节目，最不肯轻于放过。

诸贵妇在皇帝万寿日所穿之朝服，系属于夏令之



服。为一种透光之缎所制，与太后写照时所穿者同。已婚女子与未婚女子及寡妇所穿之朝服，式样相同，惟以颜色辨别之。已婚女子则绣深红色，其双龙之花样，则以金线绣之。未婚女子则取淡红色，寡妇则取蓝色，亦绣有双龙。惟不为金线所绣。又寡妇与已婚妇人，得于朝贺日，插戴珠宝头面。而未嫁之女子，则无此规矩，仅可插戴平常之花簪而已。是日皇后之装饰，极为美丽。其头面以黄金之条，扎合而成，嵌以宝石珍珠无数。其旁又横插珠凤九只，凤尾各垂有珍珠几串，被覆其额，四周又缀有珠花数朵，极绚丽之致。皇后之朝服，作黄色，绣有金线双龙。披肩之上，绕以玛瑙之朝珠。宫中惟皇太后与皇帝，不戴朝珠。及不以双龙绣于衣上。其余诸贵人则一律称是。是日皇后笑容满面，非常愉快，且时时与皇帝接近闲谈。在予实为创见，皇后之后，随以皇妃，其一切妆饰衣服，与皇后相同。特其朝服作橙黄色，与后迥别。以正黄色之朝服，仅限于皇后一人云。

皇太后与皇帝，既在太后宫，受诸贵妇人朝贺既毕。太后即趋出寝宫，登朝堂受臣工之庆贺。帝亦照例随之同出，一时诸乐竞作，声震耳鼓，其声调非悲非欢，别具一种盛大之音。为予生平所仅闻。两宫趋出之时，百尔卿士，均已齐集朝廷之上，肃静无哗。



其一般职位较卑之官，则长跪于大殿之下，恭贺皇太后皇帝万岁。皇后与皇妃，并未随两宫同至朝堂，特驻留后宫。一俟臣工庆贺既毕，然后方能与两宫正式祝贺。此为一定之次序，不可紊乱。皇后善应酬，当予辈在其宫小坐时，即出茶烟等物款客。又遣其所豢之犬来前，供我抚弄。宫中陈设，极雅洁，庭中亦遍植各种花草，历落有致，予辈在此小坐，可及半小时。



皇帝于万寿日受贺之时，始登其宝座，俨然王者气象，不作孺子态矣。帝旁立有大礼官一人，专司鸣赞之职。皇子与诸亲贵等人，则照大礼规定，均跪伏地上，恭贺万岁。又每人亲呈皇上宝石之纪念品一事，皇上亲手受之。旋即授于帝侍之宫监，置之帝右御桌之上。皇子与诸亲贵道贺既讫，退下后，皇后与皇妃公主及诸贵妇随即后先戾止，向帝为正式之朝贺。顷在太后宫之贺寿，只可云私贺，而非正式之朝贺也。皇后领旨，向皇帝贺寿，诸贵妇随之，亦各进呈宝石一事。惟以皇后进呈之宝石，价值最巨。

行礼既讫，太后、皇帝、皇后三人同时退出朝堂，往戏厅观剧。退出时，诸乐竞奏，一如行进之时。太后平时所穿之衣服，所戴之手饰，庄严华丽，为宫中最。而是日逢皇上万寿，反甚朴素。太后于此亦有深



意存焉。盖是日为皇上万寿，则帝后二人，自为当日盛会中之主要人物，太后因稍自降抑以明无僭，其用心可谓深矣。

是日皇族诸贵人之进宫庆祝万寿者，多蒙赐听大内之戏。其听戏之处，即在与御座成直角形之两旁包箱内。其与御座可以望见之处，则隔以重帘，俾勿得通，至台上所演之剧，则举能一目了然，无虞隔阂。皇太后及帝后二人既升御座，台上之著名脚色即趋出叩头，道贺谢恩。于是第一出之戏开幕。台上先奏乐移时，音声喧天，令人头脑欲裂，旋即有伶人数辈，出场作戏。其所用之唱片，多含有恭祝皇太后皇帝万岁之意。其所穿之衣服，为元季忽必烈时代式样，何所取意？迄不能知之也。祝寿之戏既毕，喧天音乐，又复聒耳不已。如是者可片刻，于是第二出之戏开幕。中国戏剧，短者为多。每出约占时半句钟或一句钟不等。而是日则独演最长之剧，始终贯串，一无支离之病。洎至十一句钟半，宫监等即以各种糖色及水果，进呈于两宫公主及诸宾客之前。各人略用少许，先以充饥。是日所用之糖果，其表面之上皆印有“万寿”“大庆”“吉祥”“如意”字样，以志庆祝。糖果之啖食既已遂进午餐，即在戏厅中之行。余辈所坐之席，极为广阔，可容二十余人之多。故同席之人，较平常



增至四倍有余。皆为皇族中之贵妇女，进退周旋。深中礼数而怡怡融融，又不落寂寞态度。招待外人，极尽主人之谊，酬应之工，已臻上乘。各人又竞以珍馐享我。有数贵妇则为我而同饮香槟之酒，举杯对我，雅合西礼。醉酒饱德，极欢而罢。长者用膳既，已幼年之辈即就前席而宴，盖宫中大例，凡未满十六岁之女子，一概不能与长者同席云。



余辈既膳已，遂各还自己之箱房。斯时男宾箱房内所下之重帘已尽行揭去，但见亲贵数辈，作土耳其式，蜷坐于此。其职位最高者，最近御座，以次排列，无有紊乱。公主辈遂历以其父兄伯叔及其他认识之人，一一指点告我。余辈从后望之，故并不为若辈所瞥见也。稍顷，宫监辈亦以糖果各品进，又有宫监数人，则手持银制之杯壶等物随之。每客各敬以白色之饮料一杯。此为女宾所无。予初疑杯中之物，当为酒类。既见进呈之杯绝大，并非大内常用之酒杯，则非为酒类，又从可知者。既询于公主辈，乃知此纯为牛乳，间和以柠檬汁及糖少许。满人最酷嗜之，惟逢大礼节，始有颁赐牛酪之异数。平时不常遇之，王公以两手捧杯，然后以口饮之。作郑重状，似又饮此，为两宫祝寿者。饮已。宫监既收罢杯壶而出，又有一群宫监，鱼贯入，两两成行，每两人各捧黄盘一事。上亦缀万



寿字样，以志庆贺之意，盘中储有礼物多事，为皇上赐与群臣者每盘所储之物，一律从同。为御窑所制之磁器花瓶一对、古铜青炉一事、对条一副、则以黄绸包裹之，又宝石一块及玉戒一事，来宾受礼既讫，宫监捧盘出，重帘亦随之而下。于是公主辈，亦归原座听戏。至台上演剧，则始终未停，特吾人有前此酬酢之时。殊为忙碌未暇一为注意耳。

洎至下午四时，戏之最热闹一幕开演。前后三舞台，同时开幕，上排伶人无算，一切服装，希奇古怪，无所不有。又唱祝寿之曲，移时歌阙随以灯会之戏，每灯各具一形。人物鸟兽，靡不毕具。殿以巨龙一条，作取珠状蜿蜒飞舞，状态毕肖。中又杂以扮戏之伶人数辈，又乐队几组，五花八门，极形热闹。巨龙盘旋几周后，止于戏台之中，长啸一声，口吐清泉一道。浪花四溅，逼及于戏厅之周围，殊为大观。闻一切设备之法，皆出自慈禧后一人之心裁云。

菊部奏艺既毕，观会之王公大人等，咸自箱房趋至两宫前，伏地谢恩。其排列之次序，依然照其等级勿乱，行三跪九叩礼，礼节极郑重。两宫敛容颌之而已。王公大人既退，伶人亦前来叩头谢恩，然两宫并不报之以礼。

宾客既散，太后与皇帝、皇后及公主妃嫔人等，



同趋至祀庙，行拜祖之礼。诸人同时下拜，和以中国之古乐，笛声悠扬，钟鼓齐鸣，唱迎神送神之章，庄严肃穆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无何，礼毕乐止，光绪帝之万寿令节，遂由此告终。





第十章

三海宫殿

皇帝举行万寿后，例即须斋戒三日，然后举行祀祖之正式大典礼。故宫中于万寿后之次日，极为安静。太后亦以疲劳过甚，在寝宫中静养，惟是日朝见之事，并未停止，依然按时上朝，惟诸贵妇之进宫参与万寿礼者，则预备出宫，殊形忙碌。宫监人等，则以明日两宫将税驾京城，供张诸事，亦有皇皇不安之象。是日太后欲出外散步，藉以舒畅气体，故茶点命在宫去一英里之避暑别墅中用之。该别墅位置于一小山之上，俯临大湖，景致非常佳妙。太后绝爱之。常在此闲步，或进用午餐及茶点，有时又常在此昼卧一小时或二小时不等。自谓此为宫中极恬适之境也。太后每税驾至此，常与公主辈俱，登高望远，藉畅襟怀，顾盼自得，每不知晷刻之移。墅中陈设，极靡丽之致。有藏书楼一所，储书数千万卷，中多海内孤本，余亦为世人不



常经见之作；太后又往往在此博览群书，以消永昼。是日太后与余辈同在一层楼之洋台上，进用茶点，长天一碧，天气极为澄清。远望西山山色，青葱可爱，有兰若三四，隐约于云表中，不啻蓬莱三岛，可望而不可即者。颐和园内之七级浮图，则庙貌威严，作遗世独立之概。俯视大湖，宛与明镜一般。阳光照射其上，作龙鳞形。山下哟哟原隰，则此疆彼界，如画乌丝之格，齐整可爱。北京城之雉堞，则高耸于女墙之上。隐约中，似闻画角之声，声调悲壮，令人有悲秋之意。种种景色，叹为得未曾有。太后之喜徘徊于此，不其宜哉。

太后进用茶点及假寐片刻后，即唤予至前，谓彼将于次日启驾至北京城，行祀祖之大典礼，期以三日，问予是否愿意同往。然彼于此时祀天祭祖，将极形忙碌，必无余暇可以出座写照，惟是欲同往者，则太后亦愿每日出座片刻，以答雅意。予即答以不愿随驾同往，以照常写照，非特太后有所不便，即予欲在北京宫中，求一光线适宜之地，如颐和园所有者，亦甚难事，则固不如其不往为愈。太后即审余意，遂谓予曰：“然则女士正可趁此时间，往美国驻华使署一行，藉与康格夫人会晤，一诉别离之情，何如”？予与康格夫人握别，已及两星期之久，彼此闻问未通，本极思



念，太后既出此提议，予立赞成之。太后又谓北京三海大内，予从未戾止，则亦正可乘此时机，往彼一游且谓彼暇暇晷不多，甚愿抽出一空闲之时间，陪我同游，一扩予之眼界。盖予固极爱大内景致者。太后知之，所以有此异数。而太后之关心于我，如是其至，予未尝不深感之。太后又谓一俟驾归颐和园后，则写照之事，即可照常进行。

余辈既同至太后宫中，膳已，太后即请予往画像之室，躬自安排种种物件，以免为他人移动，致有遗失之虑。予立允其请，即转身往。太后亦随我而至，且为我襄理布置一切。又命将画像悬著于墙壁之上，而以黄绳系之，遮以黄色透明之缎帘，防为尘埃所损。该照自著手开始之时，即视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之物，即予所用之画笔及颜料板类，亦几连类而视为一种极尊贵之物件。每予停笔后，即由宫监等敬慎将去，置之一特别之精室内。帝王之威权，固自有不可方物者。



翌晨予辨色即兴，先御驾而进北京城，直抵美国驻华使署。康格夫妇二人，已早在其邸第等候。既见予至，都出其诚恳之意，前来欢迎。予一见故人，心中非常愉快。回思握别之候，虽仅及二星期，固不啻三秋之久矣。斯时美国驻华使署，在水西门之内，乃以中国大庙改建者。以交民巷之新使署，正在建筑中，



落成之日尚遥。中政府因即以该庙赠与美国政府，作为驻华使署之用。房屋高爽，居之极宜，屋中陈设，悉仿美国式，楚楚可观，非复庙宇状态。特中国房屋之特异处，则一律从旧，未尝轻易改变。盖康格贤伉俪，亦最崇拜东方文明，殊不愿为刻舟求剑之举，徒以貽讥于大雅也。署内客堂一室，则一切陈设布置，全仿中国式，一脱西方窠臼。康格君与其夫人会晤宾客，多在此室中之行。兹亦足见其倾倒于东方文明之诚意矣。康格夫人最善酬应，自到北京后即竭力与中国诸贵妇联络。诸贵妇见其和善可亲，亦甚愿与之周旋。酬酢往还，几无虚日。前此公主及诸贵妇辈，从未往外国使署与其内家联络者。一自康格君到任后，美国驻使署，遂多若辈车辙。于是各国驻使之署，亦往往有尤而效之者。请茶请宴，不一而足。然追本溯源，康格夫人实为首先发起之人。又康格夫妇不仅喜与中国妇女互相往来，以致殷勤。即对于本国之人，无论其贵贱贫富，亦一例欢迎，无分轩輊。且待人接物，皆以诚意出之，无一毫虚假之状。此诚难望之一般高官。予是日重与康格夫妇相见，互致殷勤。历诉二星期中之经过，促膝相谈，语刺刺不能休。而夫人之盛情厚意，则在在流露于不知不觉间，以此言喜，喜可知矣。

次早七点钟，即有绿呢官轿一乘，候于使署门首，云将太后命，迎我至三海游玩者。予随即乘轿而去。先至贤良寺小憩，此地前李鸿章氏曾一度居住，今则裕庚借寓于此。以彼之洋式住宅，早于庚子年为拳匪所毁，故暂寓是间。既至贤良寺，裕庚之二女公子，即趋出与我俱。同乘轿前往三海，余辈轿之前后，皆有骑马之宫监保护。

三海皇宫，皆为近五十年来之建筑物，较之别处皇宫，有新旧之不同矣。余辈既乘轿至宫北之门口，即见有素在颐和园侍奉予辈之宫监数辈，站此接候。出轿后，彼辈即导余辈登一渡舟。盖两宫驻蹕之处，直在彼岸，若往见之，须渡此衣带水也。舟为游艇之一种，其船舱则位于中间，陈设井井，幽雅宜人，有椅有台，有卧榻，种种安适之具，无一不备。舟行约二十分钟，已渡彼岸，船坐安适，故亦不觉时之经久。登陆后，穿过宫殿几座，即径抵太后祭祀之处，斯时太后祀祭方毕，珊珊自礼堂而出，乐声尚未终止也。既见予，即唤我至前，问我至京后身子如何，亦愉快否，并问康格夫人近状，极详。予一一答之。太后因即命宫监导余辈参观各地，既即至一华美之馆，稍憩。馆为太后指定，用以为余辈在三海时憩息之所者。全馆建筑，精细绝伦，共分五室，而各以重帷障之。起





居于斯，殊佳胜也。小坐片刻后，余辈即遄还太后宫。太后告我云，已为我预备游艇一艘，带我遍至宫内各名胜处游览，以期无虚此行。予深感之。斯时太后近旁有宫监一人，手持刺绣之小巾几十方。太后告我，谓此乃拜佛时，用以加之佛头者。言已，太后即与余辈别去，而余辈则径往湖边登舟。

余辈既至湖岸近旁，见湖边泊舟十数艘，皆为游艇之属，而形式不一，供张亦因之而异予。遂选取是中一较大之舟乘之，后随小舟数艘，满载宫监人等，为余辈设备茶点等事。有太监之领袖一人，则随余舟俱。该太监领袖为宫中六大太监之一，在颐和园时，太后即命以侍我，且司照顾画片之役者，为人绝灵敏，胸中颇有学问，平生喜收罗古器、古书画等物，以寄逸趣，风雅倜傥，不同于一般宫监。渠幼时即充太后菊部之艺员，雅善度曲，每一歌之，辄令人心醉无已。记忆力又绝强，凡于古名家诗篇，能滔滔背诵，无差一字，发音清脆可听。故于背诵时，能将文章之抑扬顿挫，曲为传出。是日予辈泛舟中流时，该太监击楫而歌古名家诗词，予虽不知是中意义，然以其音声之悦耳，亦颇乐闻之。

余辈所乘之舟，缓缓前进。而予则倚安乐椅上，顾盼四周景物，但见崇楼杰阁，时时崛起于云表。两



岸绿荫如盖，青翠欲滴，与山色湖光相照映，间杂名花，婀娜于微风澹荡中。香气撩人欲醉，船底水声潺潺然，令人意也消去，真如行图画中也。未几，余辈抵一小岛近旁，见有兰若一翼，然临于其上。余辈往登之，全庙筑于一石板之上，故范围极小，石板上有文数字行。裕庚女公子为余译述之，吭其语气，无非含有赞美帝天之意，其他无可观览。故即离此下舟，既又于距离不远处，望见大庙宇一所，惟已荒废，坏瓦颓垣，触目都是，令人起盛衰之感。予殊欲履其地一观，太监遂命舟子鼓桨前往。既至，则见登岸处之阶级，亦已就倾圯。余辈遂攀援而上，煞费气力焉。全庙毁于庚子年之八国联军，至今尚未修复旧观。宏壮之建筑，一朝夷为平地，此诚可为叹息者。余辈先穿过僧侣之菜园一大方，荒芜不治，蓬蒿没胫，惟间有野花几种，供吾人之把玩而已。由菜园而进，则为树林深处，乔木参天，大可合抱，闻之皆数百年前物。风吹其上，飒飒作悲秋之声。其树之排列，则作十字形，气象万千，令人肃然起敬。由斯拾级登露台，入大殿，则见其中一切陈设，荡焉泯焉，无复有存焉者矣。轮廓仅存，尚称幸事。然吾人尚不难由此窥见当日之美奂美轮也。吾辈参观之时，已有匠人多辈，在此修理一切。而是中尤以塑佛像者最为忙碌。庄严之